

紅樓夢考證



上海印書館出版



海上漱石生
定紅樓夢考證卷九

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

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甥

紫鵲試莽玉。是一篇攻戰文字。須具英雄眼觀之。

寶玉來瞧黛玉的病。因黛玉纔歇午覺。不敢驚動。見紫鵲在迴廊上做針線。便上來問昨日裏咳嗽的可好了。紫鵲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可好了罷。此是玉帛相見。然口念波羅。言則甘矣。事無展佈。心可疑焉。紫鵲於是排扇鋒之隊。與舌戰之師。彎眉黛之弓。披瓠犀之甲。一鼓作氣。而欲一闔腹地矣。

寶玉見紫鵲穿着彈墨花綾薄綿襖。青緞夾背心。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

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裏坐着。你再病了。越發難了。噢咻而撫摩之。分明包藏禍心。欲使滕薛大夫。隸爲鄒魯僕妾。且有享禮不於庭而於野之意。此釁之所由挑而師之所由召也。然他人當之。未嘗不望風納款。取快目前。若龔人類者。早已春風暗度玉門關矣。紫鵲乃嬰城固守。堅壁自持。不圖悅己之容。欲建報主之策。方且自同毛遂。計激楚王。冀成趙楚之盟。預拒秦師之入。忠肝義膽。兒女英雄。令人起敬。

紫鵲道。僂們從此。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些渾帳行子們。背地裏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爲。如何使得。看他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士雨征雲。冉冉而出矣。至所謂混帳行子。卽懷貳心。改適渾帳行子之渾帳行子也。大軍拔營開隊。恰好借他祭旗。

紫鵑又道。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大軍甫進。又添王師一軍。聲威愈壯。說着便起身去了。一犯前鋒。卽引兵而退。此卽鄭公子突禦戎。使勇而無剛者。嘗寇速去。爲三覆以待之之意。大是機變。

寶玉見紫鵑這般光景。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頓覺神魂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滴淚出神。便如長生殿中。羽衣霓裳。忽聞漁陽鞞鼓。憂懼不知所爲。適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人參來經過。看見他犯了獸病。走來蹲下。問他做什麼。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做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別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寶玉以爲晉之事。秦亦云至矣。今乃視同越人。絕我舊好。引領西嚮。復何望乎。恨不堅閉關門。不通一使。無論來者爲雪雁。卽瀟湘館鸚鵡飛來。

亦將揮之使去。大有使呂相絕秦之意。至憤激之言。雪雁鸚鵡解與不解。不遑計矣。

雪雁回房。將人參交與紫鵑說道。姐姐。你聽笑話兒。讀者以爲必是告訴寶玉發猷笑話。豈知說趙姨娘借衣之事。正如戎馬倥傯之際。客來圍碁。好整以暇。

雪雁說畢。趙姨娘借衣之事。而後告以寶玉在沁芳亭後桃花底下發猷。紫鵑聽了。忙放下針線。出了瀟湘館。來尋寶玉。非懼而修好也。蓋以一擊便動。非不可犯之軍。於是左執鞭弭。右屬囊鞬。長驅直入。銳不可當矣。

紫鵑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裏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此欲擒故縱之法。撒去小圍。將以大進也。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得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

說自然別人也定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到這裏自己傷心起來了。此見紫鵲去而復來。拊循慰藉。知先時大張旗鼓。乃恫喝虛聲。自覺過於驚惶。不得謂之知己。知彼故不說爲黛玉不理傷心。添說別人也都不理一層以自解。其實司馬仲達只畏蜀而不畏他人。其帶說別人者。不欲以真情輸敵也。

紫鵲挨着寶玉坐下。宛如推轂交綏。兩軍對壘矣。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尙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頗有輕敵之意。紫鵲道。你都忘了。幾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來找你。此楚人之詐也。前日姊妹說話。趙姨娘雖驀地走來。並無背地嚼舌。紫鵲亦說不出所以然。然則所防者。仍是渾帳行子耳。其僞說趙姨娘者。亦是兵不厭詐也。

紫鵲道。正是前日你和他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至此方竭力挑戰。口問燕窩。心在送燕窩之人。冲冠一怒爲紅顏。吾爲紫鵲詠矣。寶玉道。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看寶姐姐。也是客中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實。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露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告訴他。竟沒告訴完。此亦不實不盡語也。當日說燕窩心情。則非爲此。因紫鵲來勢凶猛。姑且虛搭一鎗。故祇淡淡應之。而紫鵲則敗興甚矣。齊師伐楚。正慮無名。好容易尋出昭王不復大題來。而楚人乃曰。問諸水濱。正兵法所謂彼急而應之以緩。無懈可擊。只得盤馬彎弓。引退一步。因笑道。原來你說了。這又多謝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人每日送一兩燕窩來。這就是了。此無可奈何語也。然口雖周旋。心存機警。秋波四顧。專待乘隙而前。天幸蠶叢免繹之中。現出

陰平道來。寶玉道：「只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鵲聞之，喜不自勝。於是長驅直入，立破重圍，笑道：「在這裏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裏有這閒錢吃這個？」舉手一鎗，直中要害。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鵲道：「妹妹回蘇州去，更如王彥章鐵箭壓下有千鈞之力。」寶玉此時應卽皇然以懼，蹶然以起，急爲籌處，以策萬全。庶幾有豸，乃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你扯謊。博浪之椎，擊乃不中，由基之箭，札竟不穿。紫鵲於是不得不大張旗鼓，再奮聲威，精銳之師，傾國而出矣。說迫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伯叔，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往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

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去與親戚奚落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裏縱不送回。林家亦必有人來接。滔滔袞袞。絕似千弩齊發。萬馬奔騰。如排山倒海而來。有急雨狂風之勢。寶玉聞之。始驚魂不定矣。而紫鵲猶恐擊之不力。入之不深。又指說道。前日夜裏。姑娘和我說了。叫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的。打點在那裏。張桓侯丈八蛇矛。十盪十決。再接再厲。寶玉當之。能不轟去三魂。攝去七魄哉。雖然。亦寶玉之銀樣蠟槍頭耳。使稍具靈性。自知轉環。洞開重門。叩永良策。紫鵲自當鑒納。忱悃密授。錦囊挽已去之人心。定紛爭之局面。不亦安享傾城。無虞問鼎哉。奈何聽罷。只覺頭上响了一個焦雷。便如巋然一峯。屹立路側。撥之不轉。叩之無聲。動行路之驚疑。駭當場之耳目。召讒人之離間。來狡寇之闕窬。名之曰莽。真乃不誣。

紫鵲說罷。正要看他如何回答。豈知寶玉只不作聲。如費禕之之教後主。真是奈何不得。於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悵惘鳴收兵之金。此是一戰寶玉。晴雯走來。見寶玉歎歎的一頭熱汗。滿臉紫漲。忙拉回怡紅院。襲人見了。也慌了。只說時氣所感。熱身被冷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小。兩個眼珠直豎起來。口角流沫。亦不知覺。給個枕頭便睡下。扶起便坐着。倒茶便吃。此等情狀。其實可憐。若黛玉親眼見之。必當一慟而絕。

襲人見寶玉這個光景。一時忙亂起來。既不敢造次回賈母。便當以來處問晴雯。得其致疾之由。不難啓其心疾之蔽。乃計不出此。遽着人去請老不死之李嬷嬷來。大驚小怪。令人驚慌。實屬乖謬。更可異者。晴雯生性。一塊暴炭。拉寶玉回時。便應述其所見。乃必待李嬷嬷捶床大哭。說寶玉已不中用。然後告知襲人。豈慌迫之中。炭亦不暴耶。非也。晴雯見襲人認爲時氣。身被風

吹無所疑於紫鵲。遂不告以所見。及見李嬖嫫哭說不中用。而後推詳及此。一一告知。仍是暴炭性情。粗疎本色。若襲人者。自命敏幹。何亦忽略至此。真是奴才。

襲人聽晴雯說罷。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鵲正伏侍黛玉吃藥。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鵲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襲人好大氣。恍如東廠緹騎。下郡縣提人兇惡狀。固由痛寶玉所致。然亦由平日滿不舒服瀟湘館而然。一面發作。一面就坐。大搖大擺。旁若無人。真是奴才。

黛玉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着了忙。問怎麼了。襲人哭道。不知紫鵲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馱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媽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媽媽都說不中用。

了。那裏放聲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黛玉聽了。哇的一聲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腸搜肺，炙胃煽肝的啞聲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的抬不起頭來。較之寶玉形景尤爲可憐，使寶玉親眼見之昏迷之症，定當一慟而醒。

西廂記詞云。一個這壁。一個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已覺兒女情深，令人酸楚。而况這壁那壁，皆奄奄欲斃乎。寶玉聽說黛玉要回去，便急得魂魄失守，冥頑不靈。設當離亭之宴，分手在須臾，則必如尾生之抱橋，殪立而斃矣。黛玉聽說寶玉不省人事，且急得抖腸搜肺，炙胃煽肝，設聞噩耗之來，撒手歸大夢，則必如望夫之化石，絕吭而亡矣。情之所鍾，有如此者，能不爲之涕淚歟。

紫鵑見黛玉急得那樣，便上來揹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鵑道：你不

用槌。你竟拏繩子來勒死我。嗚呼。不拜命而克敵。有功且罪。而况無功而貽患。紫鵲被斥。宜哉。然亦可哀也矣。紫鵲哭道。我並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黛玉道。你說了什麼。趁早兒去解說。只怕就醒過來了。畢竟黛玉聰明。一言之激。何遽便死。趁早解說。自是要着。而襲人只知一味瞎排。真是奴才。

賈母一見紫鵲。便眼內出火。罵道。小蹄子。你和他說些什麼。既受黛玉痛斥。復受賈母怒罵。紅娘所謂着甚來由。真是着甚來由。然孤臣孽子之心。終不以不見諒於君父。遂自却顧也。

寶玉見了紫鵲。方噯呀了一聲。哭了出來。瑤池青鳥。展翅重來。知西王母未絕於漢武。故有更生之慶也。可笑者賈母以爲紫鵲得罪了寶玉。拉住紫鵲。要他陪罪。豈知周文王樂天者也。豈能以大事小。以此爲疑。誠淺之乎。測令

孫矣。

寶玉一把拉住紫鵲。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帶了去。此與楚莊謂子反。吾亦從子而歸之言。如出一口。惟舒慘不同耳。衆人聞之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鵲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夫笑客足以召師。興戎每因出好。老太君以爲不是大事。無甚緊要。豈知有關令孫生死哉。亦淺之乎視頑話矣。

薛姨媽道。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姊妹兩個。一處長大。比別的姊妹不同。這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字。別說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數語將寶玉癡情狀。說得甚屬平常。可謂解事。然寶玉如今熱刺刺不捨黛玉。豈隔數年。卽冷清清能捨乎。賈母既不慮及日後。薛姨媽亦徒解說目前。卽王夫人亦看水流舟。不一計議。其故

何哉。蓋已訂爲婚姻，無虞分散，故無一人爲計長久者。

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家的都來瞧瞧哥兒。賈母道：難爲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誰知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驚弓之鳥，見眉月而心寒，怯戰之兵，望草木而胆落。有如此情理，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又忙安慰道：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先說打出去，以順其意。次說此林非彼林，以釋其疑。再說林家無人，以絕其慮。文只三句，寫盡倉卒安慰小兒情狀。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准姓林。奇絕。不准林家有人來罷了。凡姓林的，都不准姓林。從此林之孝當另錫土姓矣。好笑。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姓林的都打出去了。則又可笑。分明有林之孝家的來，硬賴沒姓林的來。眼前只有林之孝家一人。又說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自相矛盾。總是倉卒安慰小兒情狀。

賈母吩咐衆人。以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起林家的孩子們。聽了我這一句話罷。林之孝家的來看寶玉。纔進門。卽被喝叫打出去。既不准姓林。復不准進園。真是來差了。至賈母說一句話。何啻千叮萬囑。總是寫賈母情極。

寶玉看見十錦榻上一隻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那不是接他們的船來了。賈母忙命拏下來。襲人忙拏下來。遞與寶玉。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耳內聽不得林字。眼中見不得船形。其情如此。與黛玉能須臾離哉。斯時寶釵在坐。其狀親見親聞。較之夢兆絳芸。尤爲切實。便當死心塌地。截斷此途。如有以金玉之說來攪者。卽當掩耳而走。庶不失爲達時務者。乃猶欽欽在抱。戀戀于茲。百計鑽營。必得乃快。何不知幾乃爾。夫見色斯舉。烏尙知之。擇木而棲。禽猶解此。釵曾禽鳥之不若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我爲之轉。

語曰。天下多美男子。何必是。

寶玉服了藥。雖覺比先安靜。無奈只不放紫鵲去。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鵲守着他。另將琥珀去服侍黛玉。於是紫鵲晝夜在寶玉肘腋矣。始則對面說話。尚且引嫌。既而挨身并坐。亦不爲呢。茲且牀帷衾枕。蝶襲爲勞。身體髮膚。蹂躪悉聽。弄巧反拙。欲遠益親。初起策進之兵。一敗塗地。能不再振軍容。改途攻擊哉。試觀其二次進兵。

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探字可憐。魯爲秉禮之邦。畏若虎狼之國。以有季氏在焉。於是兩軍壁壘之中。有謀者往來矣。

紫鵲襲人等。日夜相伴。寶玉有時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寶玉則如大兵壓境。一夜數驚。紫鵲則如名將戍邊。兒啼自止。

寶玉次日。又服了藥。心下明白。因恐紫鵲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態。紫鵲自那日着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點哉寶玉。屈哉紫鵲。寶玉心下明白。既特本性復明。癡呆悉去。且知文姬不歸漢。紀信實誑楚也。並悟召釁之由。起於一抹。一抹之故。幾至以命相殉。小妮子會捉弄人。斷難輕放。故效箕子之佯狂。而爲晉文之報怨。於是羈縻之窘迫之。從心所欲。行莫予違。其狎褻有甚於一抹者。得不謂之點乎。至紫鵲後悔。非悔師出無名。實悔料敵未審。祇應單刀直入。不合迂道遠攻。致岳家成不可撼之軍。雖武侯有難爭之勢。攻之不入。盟之不成。今反裹入彀心。受其束縛。身遭箝制。任其磨礱。未下江南。先失河朔。豈不屈哉。

襲人向紫鵲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獸子。聽了風。就是雨。往後怎麼好。這往後怎麼好。五字。爲黛玉死。寶玉亡。紫鵲入空門。張本。可

畏哉。諛奴之意，非謂此日驚心歸雁，便爾傷懷。往後分飛伯勞，令人遠慮也。蓋謂寶玉聽風疑雨，於黛玉已形影難離，而且愛屋及烏，於紫鵲又恩情固結。日後綵輿繡幃，偕媿媿以俱來。紅袖綠鬟，與菴第而並重。必且朝秦暮楚，會盟何有於莒邾。安得存魯亂齊，婚媾別聯夫秦晉。躊躇顧慮，其以此哉。寶玉見無人在側，又拉紫鵲的手問道：你爲什麼嚇我。楚人爲諛，固已知之。而其所以爲諛之故，則未知也。故問之。紫鵲陳師鞠旅，方恨無功。當此一問，正好突入重圍。如漢軍之直走趙壁，然伏莽在帷幕之間。大軍須審慎而進。故祇答道：哄你的頑話。你就認真了。林家實沒了人。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但反覆明黛玉之不去，並不告以說謊之本心。迨寶玉說便老太太放，我也不依。夫然後橫戈躍馬，勇往直前。笑道：果真的不依。只怕是口裏的話。你如今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眼睛裏還有誰。此方直

擣黃龍刀刀見血。然仍是虛虛實實。聞者莫測軍機。娘子軍真善於應敵哉。寶玉驚道。誰定了親定了誰。如雒陽武庫之間。忽見亞夫將軍從天而下。令人錯愕。無似紫鵲。此時却難回答。妙在指桑說槐。笑道。我年裏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琴姑娘呢。此又善戰者避實擣虛之法也。夫寶琴已受聘梅氏。鵲豈不知。所謂琴姑娘者。意固不在琴姑娘。而在寶姑娘也。明犯之。恐蹈前轍。故爲是聲東以擊西耳。使寶玉聞言領悟。孺子嬰雖可無虞。江東軍實爲可慮。設被潛師侵入。何以禦之。由是決策東嚮。疾趣關中。定分正名。絕天下之覬覦。則淮陰輔漢。豈不告厥成功哉。奈之何聞言不察。如項重瞳之非笑范增。豈非昏庸所喜下愚之性不移。除却巫雲。皆爲弱水。秦關百二。一丸可封。說道。果然定了琴姑娘。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且如寶琴尙不肯定。而况不如寶琴者乎。其心事已彰彰矣。又咬牙切齒道。

我只願立刻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烟。一陣大風。吹得四面八方。登時散了。這纔好。說着流下淚來。聲情憤激。慷慨激昂。仰視蒼蒼。定有白虹貫日。紫鵠出深。入險。此時已得驪龍項下之珠。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笑解釋道。你不用着急。原是我心裏着急。故來試你。你知道我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一時一刻也離不開。我如今心裏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跟去。我是合家在這裏。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情長。所以我疑惑。說這謊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此時紫鵠已大踏步殺入虎窟龍潭。不復效晉師之三駕楚矣。寶玉笑道。你原來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別再愁了。我告訴你一句打蘆兒的話。活着。偌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偌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此披肝瀝膽之言。較之刑牲。

加帛歃血會盟尤爲可信。紫鵲可謂入虎穴得虎子矣。諸葛征南攻心爲上。孟明伐晉卒盟以歸。曹操稱夏侯淵爲妙才。若紫鵲真妙才也。此爲再戰寶玉。

紫鵲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昭君在胡未嘗忘漢。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豈是忘了。未報復耳。今已報復。故肯放去。然寶玉終是與黛玉情長。否則效平原十日之留。誰能下逐客之令。

寶玉問紫鵲要一面小菱花鏡子留着。此非宣子求環。欲兆樂昌圓鏡。且菱與林同。所以次紫鵲於黛玉也。異日鏡不復圓。能毋情深故劍耶。

紫鵲回瀟湘館來。夜間無人。悄悄向黛玉笑道。寶玉心倒實。聽見僭們要回去。就那樣起來。隨何說。英布就本地說起。紫鵲說黛玉從對面說來。黛玉不答。

又笑道。一動不如一靜。這裏就算好人家。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性情都知道。閒閒引入。不激不隨。極得進言之體。黛玉啐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趁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鵲道。我這不是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爲姑娘。替你愁了幾年。無父母兄弟。誰知冷熱。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作定了大事要緊。倘或有個好歹。耽誤了時光。還不得稱心如意。此卽韓信說漢王定三秦。誠爲扼要之論。又道公子王孫雖多。那個不是今日朝東明日朝西。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似此反覆開陳。再三懇懇。一若黛玉介乎齊楚。莫決所事。而爲是借箸而籌也者。非也。玉陵一心屬漢。久已昭然。何待豐干饒舌。其所以殷殷陳說者。蓋以寶玉心雖實。而冥頑不靈。再三挑撥。亦祇示其與河山並固之心。並無拔釐弘先登之概。非明與計議不可。而欲明與計議。又恐黛玉拘謹自守。反興問罪之

師未敢擅專。故多方搏擊。左右盤旋。實冀黛玉推心置腹。許以行權。而後疾馳問道。面授機宜。使之速遣蹇修。早諧秦晉。內政有才而專閫。強藩息念而還師。此紫鵲既說。莽玉復說癡顰之苦心也。不知寶黛婚姻。早已訂定。毋庸蹇媒所慮者。其事尙秘。恐日久變更耳。紫鵲係賈母派來服侍之人。未聞林賈訂盟之事。故其說皆隔靴搔癢。然使黛玉於此。明布腹心。密與計議。則亦不致勞而無功。奈何黛玉秉禮執義。百折不回。遂令紫鵲辱楚敗齊。屢戰皆北。諸葛不用魏延之策。淮陰不聽蒯通之言。李廣無功。衛青卒敗。黛玉固抑鬱而返太虛之境。紫鵲亦感慨而入釋氏之門。此則紫鵲之大不幸耳。然不作呈身御史。益見韋澳之高。相彼自匹齊君。適形無鹽之醜。黛玉於是獨千古矣。

紫鵲道。趁老太太明白硬朗。作定了大事。倘或有個好歹。耽誤了時光。反不

得稱心如意。豈知不稱心如意。偏在老太太明白硬朗之時。人事不可料如此。

黛玉先聞寶玉癡狂形景。已添些病症。多哭幾場。及聞紫鵲之言。心內未嘗不傷感。便直哭了一夜。黛玉還淚。此番爲多。寶玉索淚。此番最烈。

薛姨媽見邢岫煙端雅穩重。欲說與薛蟠爲妻。因薛蟠行止浮奢。恐遭塌了人家女兒。因轉求與薛蝌爲配。此是薛姨媽作養脂粉大賢大德處。我不忍埋沒。每怪今之求婚者。見人家閨英闈秀。但知百計圖謀。不計景升之兒。爲豚爲犬。卒至大殺風景。暴殄名花。此則薛姨媽之罪人也。

寶黛親事。百般難成。岫煙親事。一說便合。緊接寫來。所以借賓形主也。

邢夫人欲接岫煙出去住。以買母之言而止。岫煙雖與薛蝌聯姻。並不見面。小姑同住。何須迴避。此理甚明。初不必買母爲之開諭也。邢夫人此議。實爲

蛇足。蛇足之文。作者何以叙哉。蓋借鏡以照寶黛也。見得岫烟與寶釵同住。且欲分開。而况黛玉與寶玉同居。能無間隔哉。岫烟尙有邢夫人處可住。若黛玉並無別處可挪。種種不便。故賈母秘其婚事。以免各存形迹。猶恐讀者不明其意。特借邢夫人蛇足之言。以曉讀者聽。

寶釵見邢岫烟衣穿單薄。問起情由。因家中提用月錢。又須分給迎春房中服侍之人。故將棉衣當了。因愁歎道。你離了這裏就完了。偏梅家又在任上。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此何故。令人難解。妹妹不出嫁。哥哥即不敢娶親。此豈薛家例乎。何以薛蟠娶親。又在妹妹先乎。然則口說妹妹。其意固在姐姐也。謂姐姐不嫁人。斷無爲兄弟先娶親之理。而姐姐親事又不知何時遂心。故爲岫烟愁嘆也。真乃口有雌黃。

薛姨媽和寶釵至瀟湘館。提起邢岫烟結親之事。薛姨媽道。自古道。千里姻

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位月下老人。暗裏祇用一根紅絲。把兩個人的腳絆住。那怕隔着海。也會有機會作夫婦。豈知月下老人紅絲。抵不得令愛一根黑珠兒線。

薛姨媽又道。比如你姊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明知黛玉已訂婚姻。因不便單說寶釵。硬拉黛玉作一陪筆。且知賈母有見異思遷之意。其婚姻難保不爲女兒所奪。故云然。

寶釵聽了。伏在薛姨媽懷裏撒嬌。黛玉含淚嘆道。他這樣。分明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形容我。薛姨媽乃摩挲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妹妹傷心。豈知我心裏更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這裏人多嘴雜。不說你爲人配人疼。只說我們看老太太疼你。也洩上水去了。此又何故。姨媽疼黛玉。有誰議論。分明扯淡。而黛玉方信爲真。欲認爲母。抑何忠厚至此乎。標目稱

爲慈姨媽。亦與賢寶釵賢襲人等耳。

黛玉以寶釵爲姐。以寶琴爲妹。今又以薛姨媽爲娘。如此情分。而薛氏母女。忍奪其壻。殞其命。夫豈尙有人心耶。

寶釵聽黛玉欲認他媽爲母。忙笑道。認不得的。我哥哥已相準了。祇等來家放定。又笑向他娘道。真個媽媽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此亦明知其事。而故爲此戲謔之詞也。然其私心。未嘗不作此妄想。孫權遺曹操書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忌之而願其死也。釵之於黛。正復相似。願其死不得。則莫如別字人。別字無人。則莫如求爲兄配。木石離而金玉合矣。惜賈母此時尙無決計變置。令兄人物。又忒惡劣不堪。一條好計。竟不能行。薛姨媽道。連那姑娘我還怕你哥哥糟蹋了他。所以給你兄弟。別說這孩子。我豈斷不肯給他。頗能知其子之惡。然爲薛蝌求岫烟。那夫人意尙不允。而

况爲癩蝦蟆求天鵝肉乎。故不作是想也。怕糟蹋，猶是文飾之辭。

薛姨媽又道。前日我說定了那姑娘。老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被他說了我們一個去了。雖是頑話。倒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說。薛姨媽這話岔了。伏在懷裏撒嬌者。獨非人乎。何謂無人可給。只此一句。便知前後數百言。皆係淡。無一句可信。又道。我想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若要外頭說親。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此尤假而又假之語。黛玉婚姻已訂。何勞身作雉媒。况與女兒竭力謀奪。離之且不暇。又何肯撮合。其所以爲是言者。以黛玉情意殷殷。無可慰藉。知其以婚姻爲重。故以說婚許之。如見小兒牽衣繞膝。呼嬾呼爺。無可慰藉。知其喜食甜物。則以甜物許之。喜弄玩物。則以玩物許之。其實皆口頭禪耳。薛婆此言。正是哄三歲小

兒之語。若信爲真。便爲薛婆所笑。

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爲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試思黛玉此時。不發作不可。發作姨媽又不可。看他雋思妙想。歸咎寶釵。真是玲瓏跳脫之筆。

黛玉怔怔者何。以老太太有求寶琴之說。已萌見異思遷之心。寶琴雖已受聘。而寶琴之外。更有一人。正不能無疑懼耳。後聞說到自己身上。一羞一喜。而怔怔者。又變而爲欣欣矣。婚姻雖已訂定。母煩再媒。而藉此一提。即可宣明其事。使大眾皆知。杜後來變異。若是。則姨媽真爲慈姨媽。不枉認爲母女矣。又豈知爲哄三歲小兒之口頭禪哉。令人恨恨。

紫鵲忙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爲什麼不利老太太說去。此所謂聞

人足音登然而喜者矣。豈知來者爲賊我者乎。

薛姨媽道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個小女婿去了。此語譏他人則可。不可以例紫鵲。黛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道。阿彌陀佛。該該該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紫鵲一片忠忱。純爲主。不爲己。乃先受寶玉嗔怪。繼受襲人排揎。復受老太太訶責。今又受薛姨媽嘲笑。更受黛玉奚落。真是委屈萬分。恨不如寶玉之言。將心迸出給衆人看。

該該該。可對鳳姐好好。寶玉罷罷罷。

湘雲黛玉不認得。票薛姨媽忙將原故說明。湘黛二人聽了。笑道。這人也太會想錢了。薛家門第。却教湘黛輕輕一貶。又問姨媽家當舖。也有這個不成。衆人笑。這又豈了。天下老鴿一般黑。豈有兩樣的。然則彼此老鴿。都是

太會想錢之人。

天下老鴿一般黑。可對劉老老這裏雞兒也怪俊。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牕真情揆癡理

老太妃薨。賈母等均每日入朝隨祭。又須送靈至孝慈縣。往返一月之久。家中無主。將尤氏報了產育。騰挪出來。協理宵榮兩處事件。並托薛姨媽在園內照管。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別處亦多不便。遂與黛玉同居。黛玉亦遂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寶琴前亦直以姐姐妹妹呼之。居然吳越一家矣。然夫差坦率。而長頸烏喙之勾踐。則非好相識也。

芳官等久幽梨香院。未免虛度韶華。茲以太妃薨逝停樂。遣散者遣散。不願去者。分留各房。於是大觀園中。添幾個翩翩彩蝶。悼紅軒內。增幾篇婉麗妙文。

分留各房女樂。若以小生藕官給寶玉。正旦芳官給黛玉。小旦蕊官給寶釵。大花面葵官給湘雲。小花面荳官給寶琴。老外艾官給李執正。生文官給探春。賈母則留老旦茄官。豈不各如其人。然未免呆銓。故賈母則自留文官。而以正旦芳官給寶玉。小生藕官給黛玉。故意將生旦顛倒。以此後來顛倒婚姻。再將老外艾官給探春。老旦茄官給尤氏。錯落之以泯顛倒痕迹。至大花面葵官。一味粗豪。則惟湘雲相稱。小花面荳官。無甚知識。則惟寶琴爲宜。小旦卽花旦。專意歡娛。善爲媚悅。不講品節。苟就婚姻。則蕊官又確確乎應給寶釵。而爲他人所不類者。一戲筆也。而亦有史筆之嚴。

諸伶中不見齡官。定有遣回之列。不知賈薔何以爲情。然賈薔豈是多情之人。實齡官之悞用其情耳。今願回籍。想亦勘破元帝廟之假牆。不可靠也。芳官等調入園中。梨香院伏侍衆婆子。亦散在園內聽差。使猶之絳珠臨凡。

多少冤家都跟來歷劫。

寶玉以後發倦。襲人要他出去逛逛。只得拄着一枝杖。裹着鞋。走出院來。初以爲寶玉曳杖而遊。不過以翩翩之態爲僂僕之形。粧點病後景狀耳。豈知別有妙用哉。善奕者無意中下一閒着。卒賴此着解圍。始知閒着亦要着也。寶玉走出院來。見園中衆婆子有修竹的。刷樹的。栽花種豆的。池中又有攬娘行船。夾泥種藕的。不謂錦繡園林。饒有野趣。董仲舒目不窺園。曾幾何時。而風光爲之一變矣。

湘雲與香菱寶琴坐在山子石上。瞧衆婆子鋤種取樂。見了寶玉。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寶玉爲林妹妹病。爲湘雲滿心不快之事。故上次寶玉病中情形。比給調笑。茲又指船打趣。宜寶玉正色而答。略坐即行。

寶玉要去瞧黛玉，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已結杏子，因此仰望不捨，又想起那岫烟已擇了夫婿，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傷心，只管對杏嘆息。忽見一個雀兒飛來亂啼，想亦因春老花殘之故，不覺又發獸性，是真深於情者。魚元機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如此情深，何怪香閨中彼攘此奪哉。

未見火光，先見雀兒，未見杏樹，先見桃柳，隨意行文，亦有章法。

藕官爲藥官燒紙錢，若非寶玉走來，定被婆子拉去，然非雀兒啼叫，又何能使寶玉遲留，藕官好僥倖也。杜宇爲蜀帝之魂，雀兒得母藥官所化。

寶玉聽見有人罵藕官燒紙，忙轉過山石看時，見藕官含淚蹲地，守着紙錢灰作悲。旋見一婆子惡狠狠走來拉藕官，說已回了奶奶了。藕官畏怯不肯

走。寶玉忙道。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燒那爛字紙。你沒看真。反錯告了。正如值堂書吏。當面教供。藕官先見寶玉。未免添些畏懼。及見替他遮掩。心中轉憂爲喜。也便硬着口道。你看真了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既是字紙。胡不早辯。情弊顯然。且地下尚有未燼紙錢。如何硬賴字紙。藕官固稚氣。教供者亦不高明。及婆子揀出未燼紙錢來。則又啞口無言。任其拽袖而走。幸而寶玉一計不成。二計又生。一面拉住藕官。一面用拄杖隔開婆子之手。說道。你只管拏了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錢。要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得快。所以我巴巴的煩他來燒。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弄見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還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着這話說。此更如訟師主訟不直。挺身扛幫。不知寶玉何處學得。更可笑者。口說甚硬。叫婆子只管拏了回去。而又拉住藕官用杖隔開。

婆子之手。其外強中乾。已可概見。既說昨夜夢神要錢。何以未燒化。卽能起來。種種支吾。都是小兒哄人口角。至云這會子又不好了。更是撒賴挾制。有負債者。見索負人來。急匿房中。答不在家。索負者察其聲。穴窗紙窺之。其人怒曰。所負幾何。而窺人家室。補之償負。乃爲補之。曰。如今又不在家矣。寶玉之言。與此同一好笑。似此支離其詞。何能愚弄婆子。而婆子卒放手而討饒者。蓋以寶玉既出頭袒護。雖所告得實。亦必敗矣。故斂手而退。反向乞恩。藕官能無感激圖報哉。

寶玉見婆子已去。細問藕官爲誰燒紙。定有私情。以爲如齡官之於賈薔也。豈知是癡情而非私情。若藕官者。堪爲瀟湘之侍兒。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况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芳官蕊官。再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見。這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你。

只不許再對一人講。讀至此。以爲藕官必將心事說明。孰知下文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只回去問芳官便了。有此一折。便不直率。

寶玉本欲往見黛玉。因遇湘雲指船嘲他。便向山子石上坐下。此一折。既過沁芳橋。忽見杏子綠葉成陰。雀兒飛來啼叫。又一折。仰見火光。轉出山後。驅去婆子。護出藕官。又一折。藕官燒紙情由。偏不直說。要問芳官。又一折。欲問芳官。適湘雲香菱走來。兩人去後。又值芳官與乾娘吵鬧。又是一折。再折。作者一管筆。便如九折坂。

藕官甫蒙脫禍。口中便你呀我的起來。且嚴申禁令。不許寶玉告知一人。十分親昵。其天真爛漫乎。抑已酬恩承寵而忘形跡乎。高明者其論之。寶玉踱進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憐。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覺都流下淚來。卿憐我。我憐卿。令人悽惋。

芳官與乾娘吵鬧。晴雯說芳官不是。寶玉說乾娘不是。襲人說兩個都不是。襲人自以爲公論。豈知後文都罵他乾娘。足見寶玉不偏心。

寶玉見芳官被他乾娘打了。恨得擎着拄杖。打着門檻。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不能照看。反倒折挫他們。地久天長。如何是好。原來拄杖尙有作用。前以隔婆子之手。勝於降魔杵。茲以警婆子之心。不啻當頭棒。拄杖有此妙用。厥功亦偉矣哉。

芳官哭得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小姐。弄成纔拷打完了。本地風光。用來恰好。梨園規例。鶯鶯係正旦。扮演紅娘係小旦。扮演故麝月笑之如此。

內廚來問晚飯。襲人道。方纔胡鬧了一陣。沒留心。幾下鐘了。晴雯道。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麝月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得打兩下。昨日

是他擺弄那墜子半日就壞了。此爲隨筆生趣之文。足見芳官憨跳之性。晴雯看食盒內。還是四樣小菜。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這鹹菜稀飯。鬧到多早晚。一面擺。一面看那個盒內。却有一碗火腿鮮笋湯。忙端放寶玉面前。寶玉就桌上喝了一口。說道。好湯。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腥兒。饞得這樣起來。此亦隨筆生趣之文。都有傳神入化之妙。晴雯遞湯與芳官。要他吹冷。他乾娘說他不老成。恐砸了碗。忙跑進來接碗。要吹。被晴雯吆喝出去。並罵小丫頭們瞎眼。由他跑到裏榻兒來。這婆子煞是孟浪。然怡紅體例。公子性情。園中人則習見習聞。而婆子新從梨香院來。固未之知也。且見寶玉在梨香院。受伶人傲慢。悉大度優容。是菩薩心腸。儘斯人頂禮。故敢越樽俎而爲懲羹之吹。豈知鳩形鵠面。不可入鳳凰之林。柳質蒲姿。不容升芝蘭之室哉。是可笑已。

小丫頭們挨了罵，都說我們攆他不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兒。那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動手動嘴的。層層洗發。題無剩義。且將到得去，到不去地方。兩兩比較。俾婆子恍然自悟。其身分尙在小丫頭之下。已覺罵得刻毒。而階下婆子，尤善捧喝。笑道：「嫂子也沒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不啻一聲清磬也。」

寶玉要芳官嗜湯。晴雯等亦從旁教令。其乾娘見之，意必不平。乾阿嬾畏榻不可入。小妮子湯亦可使嘗。不知明珠人握。老蚌兒遺。駢角授芻。犁牛聽叱。固其所也。而况非鞠育而螺贏乎。惜婆子不解此義。故後文罵春燕猶介於懷。

寶玉欲問藕官事。見晴襲等都去吃飯。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卽裝肚疼不吃。

飯。眉語目聽。聰慧可人。博寵承恩。定超出紋痕檀麝之上。而見嫉賈禍。亦可拱而嫉之。

男女相悅。王道也。男相悅。霸道也。女相悅。夷狄之道也。降王而霸。而夷狄事固有愈出而愈奇者。粵東順德有十姊妹風。女及笄。廣結姊妹。如夫婦固不必十人。而亦有不僅十人者。必待姊妹畢嫁。而後爲人妻。有先嫁者。則爲窮袴以禦之。或以利器自衛。防夫如防盜。然迫而污之。則羞憤自盡。以無面目見姊妹也。故莫敢問鼎。三朝回門。卽留母家不復去。歲時慶弔。信宿卽行。歸必示完璧於姊妹。蓋視姊妹情重。而視伉儷情輕也。造化鍾靈。何所不有。造化鍾情。亦何所不有。藕官與藥官。因扮夫婦而認真。雖已物化而眷念較之十姊妹風。似略得性情之正。

寶玉要芳官告訴藕官。以後不可燒紙。逢時按節。祇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

能感應了。我有心事。不論日期。就祇焚香。隨便新水新茶。供一盞。此受教於黛玉。而有此通達也。回想遠祭水仙菴。較藕官燒紙。尤迂拘可笑。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裏召將飛符

鶯兒將柳條編了個花籃。採了些花。送黛玉。黛玉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却也別致。黛玉祇知鶯兒編頑意兒手巧。豈知絡玉之手更巧耶。

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來。再老了。更是魚眼睛了。此卽郝隆所謂處爲遠志。出爲小草之說也。春燕向鶯兒述之。大有自負之意。然則女兒不嫁人而逝。雖不幸。却可貴。

芳官乾娘。卽春燕之母。春燕姨媽。卽告藕官燒紙之人。亦卽藕官之乾娘。先是兩老姐兒抱怨沒個差使。恰好春燕分入怡紅院。後來兩老姐兒都派入

梨香院。照應芳藕諸人。又各認爲乾母。從此如魚得水。大肆侵漁。圍圍洋洋。非復曩時。轍鮒可比。今又魚貫而入。大觀園。益如魚之縱巨壑焉。夫魚目而得與珠混。未始不藉寶珠之光。而乃得魚忘筌。既魚肉其螟蛉之女。復欲鯨吞其無價之珠。此皆不分皂白之魚眼睛也。至派司花柳婆子。爲春燕姑母。但知惜花護柳。不嫌叱燕嗔鶯。此又未開過眼兒之魚眼睛也。河中多魚眼。故借音取義而氏何。

鶯兒聽春燕說他姑媽不准人動他的花草。說道。別人折掐使不得。獨我使得。各房裏姑娘丫頭。都帶花草。且要插瓶。惟有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豈知不要花草。雖是姑娘之情。折掐柳條。仍痛婆子之肉。鶯兒以爲抵算得過。忒把魚眼睛看高了。

老婆子走來。見鶯兒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大不受用。

祇得借罵春燕貪頑出氣。鶯兒知其意，笑道：「這都是小燕兒摘下來煩我編的。鶯兒以爲嘲笑戲言，豈知當真作了春燕罪案。此後剪剪飛來，聞鶯兒必以爲不祥之耗。」

老婆子打春燕，不過爲花柳痛心。春燕之娘打春燕，竟是爲芳官遷怒。且將小丫頭到得去，到不去之言，一并挂在春燕帳上，尤蠢得可笑。

春燕受娘屈打，哭着往怡紅院去。他娘只顧趕來，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美哉滑乎，足當小懲，且非此一滑。春燕必爲所擒，瞻彼青苔，何多情也。舊作青苔詩，堪以移贈。姹紫嫣紅莫漫誇，幽情不與鬪繁華。春來獨抱憐香意，布錦成裯護落花。

婆子追趕春燕，襲人喝阻不住。麝月忙使眼色與春燕會意，直奔了寶玉去。大樾千章可以蔭喝，東坡詩鳴鳩得美蔭，可爲春燕喜。

婆子桀驁之氣。百般難馴。及聞平兒傳語。發打角門。攆逐不用。方流淚哀告。世固有不服勸解。不畏理說。獨畏鞭扑者。於是乎鞭扑不可廢矣。他物爲妖。必召天神之將。飛靈寶之符。魚眼睛作祟。則但遣一介之婢。傳平兒之言。立見平伏。然則平兒平字。兼寓平妖之意。至向襲人等說。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省些事罷。此尤平心之言。內以平鳳姐之威。外以平衆人之氣。宵人息事。不愧曰平。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寶玉見春燕之娘。再三哀求。免了責逐。叫春燕同去給鶯兒一句好話。於是又生出薔薇硝一波。

春燕說他娘道。我平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他娘道。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不自怙過。還算好人。且小懲大戒。保

不再犯嚴譴矣。呂文懿初辭相位歸。有鄉人醉而侮之。公弗與較。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文懿曰。此我未懲創之咎也。婆子亦幸矣哉。

賈環問寶玉。要芳官手中薔薇硝。芳官因是蕊官所送。不肯給他。欲給自物。而盒已罄。便將茉莉粉包了一包拏來。賈環見了。忙伸手來接。芳官向坑上一擲。轉身就走。形同蹴爾。環猶不知。方且上坑拾取。揣入懷中。得意揚揚。歸遺愛婢。趙姨娘謂其沒剛性。真是沒剛性。

彩霞接硝一看。笑道。這是茉莉粉。哄你這鄉老兒。賈環一看。果比先紅色。笑道。硝粉一樣。留着擦罷。彩霞只得收了。賈環彩霞都已擻過。而趙姨娘乃欲興風作浪。藉此逞威。激賈環不去。便自己往怡紅院吵鬧。彩霞說他何苦來。真是何苦來。

趙姨娘奔入園來。正是一頭火。遇着夏婆子。便是五百斤油。夏婆子卽春燕

姨媽藕官姨娘，燒紙細故。尙未忘懷。寶玉出頭，猶敢抱怨。今又唆使趙姨娘執此理往鬧。是不獨欲與芳藕諸人爲難。直欲洩寶玉庇護之憤。此種魚眼睛，惟有投諸釜中。沃以濁流之水。運以城門之火。使爲枯魚之形。付諸鮑魚之肆。庶幾玉潤珠圓，永無物擾也。

夏婆子唆使趙姨娘。只管去鬧。鬧起來有伊幫着。趙姨娘越發得了意。仗了膽。及至怡紅院大鬧。夏婆子竟不見來。可知唆人者。必不能助人。喜聽播弄者。可作龜鑑矣。

趙姨娘將茉莉粉照芳官臉上摔去。指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三等奴才。比你高貴。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他東西。你攔在頭裏。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拏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裏有你小看

的數語頗覺簡捷。及觀芳官對覆，更極淋漓。哭道：沒了確。我纔把這個給他。還他看人下菜碟兒一句。若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還他拏這一個哄他一句。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還他學戲一句。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麵頭的。還他娼婦粉頭一句。姨奶奶犯不着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還他我們家銀子錢買來一句。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何苦來呢。還他三等奴才比你高貴一句。並將姨奶奶三字。註解出來。以挫辱之。末以不應來罵作結。瑯瑯數語。不簡不繁。按之趙姨娘之言。針鋒相對。而又參差錯落。以出之。使不平板。嘈嘈切切。絕妙一部鼓吹。

葵官荳官聽得趙姨娘欺侮芳官。忙找同藕官蕊官往怡紅院來。與趙姨娘拚命。荳官先撞了趙姨娘一頭。幾乎不曾撞倒。那三個也上來手撕頭撞。蕊官藕官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把

個趙姨娘反弄得沒了主意。葵官等公憤忘禍。何異顏佩章等歐打西廠緹騎。然皆從戲文中陶鎔得來。非初生之犢不畏虎也。

趙姨娘被探春一席話。說得閉口無言。只得回房而去。如此敗興歸來。恐無以對令郎。

梨香院衆婆子。無不與芳官等作盡冤家。惟柳家的在梨香院當差使。伏侍得芳官一千人比別的乾娘還好。故芳官爲柳五兒謀入怡紅院。亦盡心畢。竟司廚之人會燒火。熱竈一把。冷竈一把。總有燒着時。

柳家的欲將芳官送來玫瑰露。分給他姪兒。五兒道。依我說。竟不給他。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又是一場是非。頗有先見。五兒盼影晴雯。既具黛玉之丰韻。慮事周密。又有寶釵之機靈。不能及盛時入怡紅院。亦造物之忌才也。

柳五兒。後文鳳姐謂和晴雯脫個影兒。而晴雯又貌似黛玉者也。其美可知。

而此處則但云與平襲鴛紫相類。得非語病乎。不知膚貌婆致。毫釐千里。五兒既和晴雯脫影。而有黛玉丰神。雖與平襲鴛紫相類。亦必超出乎其類也。驚兒編柳條蕊官寄薔薇。芳官送玫瑰露。引出茯苓露。一波未已。又一波生。海上觀潮。目不暇給。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賊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柳家的因不應承司棋雞蛋。致司棋翻箱倒櫃。看見玫瑰露瓶。又因送玫瑰露與姪兒。得回茯苓霜。使五兒悄送與芳官。致被林之孝家撞見。拏獲發交上夜婆子看守。幾成不白之冤。應給而不給。不應給而給。事偶顛倒。禍起忽微。若非平兒行權。母女皆遭責逐。雖悔庸可追乎。

柳家罪尙未明。而夤緣鑽刺者。已紛至沓來。小人鑽營。大都如此。今之官場。此風尤甚。

五兒見了平兒哭哭啼啼跪着。細訴原委，彷彿犯案人在宅門口見司閹者。平兒見五兒將玫瑰露茯苓霜來歷說明，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平白無辜之人。拏你來頂缸的，捕快緝不到正賊，胡亂拏人頂缸，不圖林之孝家亦有此伎倆。應重申舊令，不准進園，不准姓林。」

平兒明知上房茯苓霜是彩霞偷放趙姨娘房裏，恐起出賊來，有傷探春體面，要寶玉一總應承完事。趙姨娘陰受其福，得以蓋愆，探春可謂幹盡女矣。寶玉和平兒計議，連茯苓霜也叫五兒說是我與芳官給的完事。平兒笑道：「雖如此說，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平兒姐姐太拘板矣。州縣辦案，犯供有與原報不符者，祇須附詳呈明。初訊該犯，因到案心慌，未經供吐明晰。茲既覆訊供明，理合詳乞察核云云。無不照准。何嘗貴客膝初供哉。一笑。」

彩霞迫傷體面。偷東西。是趙姨奶奶再三央告我拏了些與環哥兒。是情真一紙招狀。絕不躲閃。

彩霞道。如今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概應承完事。寶玉道。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我悄悄偷的。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應承的。彩霞道。我幹的事。爲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受去。彩霞有肝膽。有骨氣。其亦庸中之佼佼。鐵中之錚錚乎。

彩霞經襲人平兒再三苦勸。想了一想方纔依允。非氣餒也。亦恐有礙三姑娘體面耳。

平兒帶了彩霞玉釧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悄悄教五兒說茯苓霜也是芳官所贈。與上文寶玉教藕官賴燒紙錢。同一舞弊。寶玉教藕官是當堂教供。平兒教五兒是羈押所串話。問官團合案情本領。不想平兒寶玉均在行。

秦顯女人鑽謀最捷。其情尤險。故曰秦顯女人。

平兒將前事回了鳳姐。鳳姐道。但寶玉爲人。不管青紅皂白。給他個炭簍子戴上。什麼事他不應承。鳳姐只知寶玉喜戴炭簍。豈知凡今之人。皆喜此物乎。有登仕版者。父問何以居官。曰。一百炭簍足矣。父怒曰。爾初服官。便思趨媚。吾何望矣。曰。炭簍多。則人喜。異日隆隆日上。此曰鯉庭嚴訓。彼曰燕翼貽謀。豈不懿歟。父頷之曰。若是爾攜之便。曰。今不滿百矣。問何故。曰。大人已戴其一。

鳳姐又道。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裏的丫頭都拏來。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捶楚之下。何求不得。酷吏心腸。悍婦伎倆。由來一轍。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雖然柳家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望誤。

的官兒。到底不算委屈了他。鳳姐只知一味辣。絕不慮人側目乎。汝以人爲蒼蠅。人以汝爲蒼鷹矣。

柳家事得白。卽爲無罪之人。而亦革出不用。謂朝廷原有罣誤官兒。尤支離可笑。豈以夤緣之物不能消受而然乎。抑作者欲借鳳姐之刻。以顯平兒之賢。而故爲是不通之論乎。不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鳳姐獨無哉。

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吾固不得爲鳳姐貸。然今之諸侯。公道黯然。是非倒置。剛愎自用。不納諫言。以此衡之。又轉得爲鳳姐寬。某甲署湘撫。措施乖謬。穢德彰聞。庸劣列之刻章。陽城居以下考。語言嗥然。絕無人理。湘人士呼爲厖吠而不名。以其氏音之相似也。有縣令砥礪廉隅。天日自矢。兢兢鷄鷩。垂三十年。歷任繁要。無上控。無盜劫。亦無不了事。行一政。必自省曰。此事死後可見閻羅申辨否。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趙清獻之焚香。可媲美也。故所

至有循聲從事。讞局二十年結案以千計。鐵案如山。無一翻控。同官推折獄第一才。有取法者。語必詳。嘗將聽訟之法。編韻語行於世。有志講求者。咸奉爲楷模。光緒癸未。再權劇邑。懲一巨痞。構怨於甲之嬖佞錢奴。誣以事而譖之於甲。一時雷霆之震。幾於屋瓦皆飛。司道申救不爲理。未幾所誣事得白。司道復以爲言。乃曰。我亦知其無罪。然無風不起浪。畢竟有可疑而人疑之。老吏可畏。罣誤亦佳。曰。此人負重名而有清操。又多治行。無罪而黜之。無以爲僚屬勸。甲乃瞠目久之。繼而頷之。同官皆額慶。翌日探之。彈章發矣。命下之日。一軍皆驚。嗚呼。此與鳳姐存心褊刻。何以異哉。其言亦如出一口。且解罣誤。同一不通。甲由進士科主方伯。其無是非之心。與鳳姐等。則鳳姐又不足責矣。至鳳姐聽平兒之諫而止。其是非之心。猶未盡牴亡。甲更居其尾閭矣。甲後究以此召物議沸騰。授巡撫不果。調粵藩不果。遠竄雲南。嬰惡疾而

死人亦何樂而爲是無是非之人哉。

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沒得結些仇恨。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平日操勞太過。氣鬧傷着的。一席話。說得鳳姐倒笑了。道。隨你罷。沒的惱氣。平兒忠言讜論。反覆開陳。非見好於人。實納忠於主。鳳姐受而從之。亦足多矣。

此回情事。絕似衙門公案。王夫人爲失主。彩霞爲正賊。趙姨娘爲窩戶。又爲主盜。賈環爲受賊。玉釧爲誣扳。春燕爲犯夜。柳家爲株連。芳官爲要證。小蓮花兒爲舉發。寶玉爲包攬。襲人晴雯爲地隣林之孝家爲捕役。上夜婆子爲看役。李執探春爲同知。鳳姐爲知府。平兒則爲府局承審委員。苦心搏合。祇圖了案。不罪一人。香美娘處分花木瓜。可爲平兒上德政頌矣。

平兒勸襲人等。則曰得饒人處且饒人。勸鳳姐。則曰得放手時須放手。不圖

持家要道。爲平兒一人得之。然非顛預而容縱也。上房失物。知於主僮之人。苦心彌縫。又恐其胆益肆。於是召之來而與之議。全其往而戒其來。旣爲賢女。蓋囂母之愆。又爲株連釋無辜之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可謂善攝家政者矣。而況此外懿行淑德。大有可書。給毳氈以禦寒。啓其主篤葭葦之誼。出私蓄而資殯。爲所天釋悲痛之忱。朋比爲奸。知將不利於孺子。倉皇出走。甘爲從亡之小臣。報主撫孤。頂天立地。青衣如此。有幾人哉。南史王秀之。欽慕宗少文。令陸探微圖其形。與己相對。使平兒儀型猶在。僕定當如王秀之所爲。

第六十二回

愁湘雲醉眠芍藥裯

獸香菱情解石榴裙

好事不久。人比之一場春夢。秦顯女人。代柳家司廚。祇興頭了一頓早飯。比春夢尤促。又白白送人許多東西。比春夢尤惡。

賈環因寶玉爲彩霞瞞賊。疑與寶玉有私。將彩霞所送之物。照臉摔去。不知彩霞甚矣。有負彩霞甚矣。彩霞能無寒心。

怡紅慶壽。非同恆輩。故配以寶琴。佐以平兒。而又副以岫烟。又不可與壽諸人相犯。故趁賈母王夫人送太妃殯去。縱筆一寫。既盛謙於紅香圃中。又卜夜於怡紅院內。紅飛翠舞。玉動珠搖。文旣稱題。又不犯複。已是生面特開。而且裙解石榴。裊眠芍藥。更如麻姑晉爵。曼倩獻桃。所以壽之者爲獨豔也。

寶玉盥洗冠帶。敬過天地。拜過祖宗。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又至尤氏薛姨媽處行過了禮。李氏各長輩處讓了一回。此皆意思得到。後又出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一回。此爲人所易忽者。作者眞細心。

衆人要行禮寶玉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此眞大家筆墨也。朝夕狎昵之人。遠居禮節。早已蠲除。若使更番跪拜。必有你推我讓。

嬉笑不前者。故只說一聲以明不同乎衆也。然又恐小家子議其後。故又道。王夫人不令年輕人受禮。故此皆不磕頭。此特爲小家子說法耳。

寶玉正走乏。歪在床上。只聽外頭咕咕呱呱一羣丫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縷小螺翠墨入畫象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彩鸞繡鳳八九個人。都抱着紅毡笑着進來。說拜壽的擠破門了。快拏麵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寶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又見平兒打扮得花枝招展。進來磕頭。羣仙慶壽西王母。無此豔麗。然來者猶未及半。卽此十餘人。已耀花人眼睛矣。岫烟生日。竟無人知。湘雲告說。然後補禮。亦見人情冷煖。

林黛玉不幸而與襲人同生日。可謂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芍藥檻裏紅香圃中。褥設芙蓉。筵開玳瑁。分曹射覆。隔坐送鈎。凡茲佩玉鳴鸞。無非瑤池仙子。若使薛姨媽溷跡其間。便如瑤草琪花中。置一攏腫拳曲。

之木。殊覺不倫。幸老嫗尙有眼色。自知老天拔地。不合衆羣。獨往議事廳歪着。衆人雖不從。寶釵獨慙恚。亦以老天拔地之人。不得不擯諸瑤池外也。設席則於芍藥欄射覆。則引芍藥圃。醉眠則就芍藥裯。欹枕則取芍藥瓣。處處以芍藥點染。蓋取葩經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之意。讀者請放開眼光。以窺醉眠芍藥之人。

衆人讓坐。寶玉不得獨占首座。纔知以寶琴同生日之妙。寶玉又不得與寶琴竝座。纔知副以平兒之妙。平兒又不得與寶琴同居南面。纔知加以岫烟之妙。

女先兒上來彈詞。衆人都說我們沒人耍聽那些野話。你廳上說給姨太太聽去。姨太太恰是該聽野話之人。說得可笑。

衆人說酒令。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搯起拳來。爲醉眠芍藥張本。

楊萬里芍藥詩。好爲花王作。花相羅隱牡丹詩。芍藥與君爲近侍。是芍藥實牡丹之姬媵。殿春而開。在牡丹之後。湘雲不待行令。輒先與寶玉搏戰。意者含苞芍藥。春意融融。其將僭越牡丹。先與東風偷戰一場耶。牡丹爲誰。蘅蕪君是。

香菱射覆射不着。湘雲傳鎗。寶玉酒令說不來。黛玉替說。並非難題。皆交白卷。豈方寸亂乎。然湘雲此時何以不亂。或者酒猶未足。故不迷歟。

湘雲說酒底道。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沒有桂花油。於是晴雯小螺一干人都來罰酒。此是酒已微酣。逸晴雲上矣。

寶釵行酒令。卽指寶玉身上之玉爲射覆。其方寸中斯須不忘玉如此。寶釵覆個寶字。寶玉卽射個釵字。正中下懷。

大家頑了一會。起席散了。忽不見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

沒了影子。使人各處去找。那裏找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幾個老婆子又來叨登了半天。然後小丫頭子來報。雲姑娘睡着在山子後石上。衆人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於山石僻處一個石磴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滿臉。衣襟皆是紅香散亂。手中扇子亦丟在地下。也被落花埋了一半。一羣蜂蝶鬧嚷嚷圍着。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內猶作嘟嘟囔囔說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此中大有妙文。

蓮仙女史曰。韓退之芍藥詩。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燦燦綠盤龍。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可爲湘雲寫照。

林之孝家的帶了一個媳婦。來回探春。說這是四姑娘房裏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着他。他說的話。也不敢

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嘴不好而至犯攆。其爲有關名節之事可知。林之孝家適纔聽說其說適纔之事可知。說的話不敢回姑娘其爲穢褻之事又可知。緊接上文寫來。非山子後之公案而何。吾爲湘雲捏一把汗。幸而探春高明。不往下問。若往下問。湘雲將何地自容哉。此點睛之筆也。讀者可恍然悟矣。

湘雲醉眠。事雖昭然而筆墨則較下文香菱解裙尤爲淡遠。王維詩云。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文境似之。

寶玉與黛玉花下閒談。提起探春管事以來。狠蠲除了幾件糜費。黛玉道。要這樣纔好。俗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每常閒了。心裏替你們一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觀此。則黛玉非不知整理家計之人。不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未能如寶釵之越俎代庖。一顯手段耳。而皮相者。

每謂其不勝中饋之任。不亦屈乎。

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知不了。偕們四個人的用。黛玉聽了。轉身就走。四人者。一處活着之三人。其一則襲人也。

大凡新進侍兒。韶顏稚齒。每多瑕疵。或嬌癩。或癡頑。或貪嗔。或跳。必有犯其一。甚且得其全。主人暱之。而畏人指摘。欲使寡過。又苦未能。於是擇儕輩中之穩練無猜忌者。託其匡救而彌縫之。良於姬妾之督責多矣。此寶玉所以託芳官於春燕也。然非閱歷多而善於用情者不解。

春燕道。芳官的事。我知道。但五兒的事。怎麼樣。寶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日叫他進來罷。以爲五兒從此可入天台矣。豈知五兒因受屈得病。暫不能來。一步蹉跎。遂遲歲月。

寶玉撇却紅香圃衆人。獨往怡紅院。與芳官吃飯。如元太祖之太沒韃韃矣。

宜來晴雯之譏訕也。然寶玉自有深心。湘雲醉眠時，已亦不在席上。恐人疑之。故爲此閃閃爍爍之踪跡，以掩衆人之目耳。

晴雯說芳官狐媚，原是見景生情。襲人譏晴雯補裘，乃是追思往事。久猶含醋量窄小人。

晴雯道：我是第一個要去的。又懶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沒用。此等聲口。今之二八嬌婢，慣會學舌。僕亦最喜聽之。

香菱情解石榴裙，着眼之筆有七。香菱有夫妻，蕙者會也。寶玉有並蒂菱，菱乃名也。一。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玩此語意，咎有攸歸。裙被泥污，非豈官可知。二。寶玉低頭一瞧，噯啣了一聲。說怎麼就拉在泥裏去了。寶玉初來時，已見香菱低頭弄裙，又聞香菱向訴原委。裙上滴水，應早見之。何至此時始相驚訝。裙非鬪草時所污可知。三。寶玉回怡。

紅院問襲人要裙子。想起上日平兒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事了。言下有萬分僥倖之態。不徒爲獻裙得意也。四寶玉埋了菱蕙。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做什麼。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崇崇。使人肉麻。言下亦有萬分親昵之態。不徒爲埋花嘲笑也。五香菱走了數步。復轉身來叫住寶玉。臉紅者再囑道。裙子的事。別和你哥哥說。囑咐此語。亦甚正大。何須如此忸怩。可見意別有屬。六寶玉笑道。我可不瘋了。往虎口裏探頭去。裙污細事耳。寶玉卽或轉告。亦甚平常。何必發此險語。豈非情見乎詞。七凡此種種。皆着眼之筆。皆絕妙之筆。如搬演影戲者。雖於紙內婆娑。而眉目口鼻。自了然。紙外而不能掩。古今來一枝筆也。

吾友巫君善畫墨龍。夏懸諸室。習習生涼。風雨晦冥。勃勃如有震動。不數僧繇畫壁也。然其妙不在龍而在遼巢澎湃滿紙煙雲。龍僅數處鱗爪。驟閱之。

似乎藏龍不見審睇之宛若飛龍在天。吾嘗謂巫君此管筆可撰傳奇不圖紅樓已先得訣。試以此番香菱解裙及上文湘雲眠芍筆墨移畫墨龍定與巫君相伯仲。

或曰香菱解裙無所庸其疑議若湘雲醉眠無人在側雖曰去之太久沉酣故也眠處太僻有風涼也花覆滿身花落多也扇擲於地醉無知也鮫帕花枕取其香也蜂圍蝶繞引於花也婢而物色踪跡得也醒而自愧威儀抑也且也標目於香菱解裙則曰情於湘雲眠芍則曰醉怡紅夜宴占花掣籤香菱則占並蒂花註曰聯春繞瑞詩曰連理枝頭花正開湘雲則占海棠註曰香夢沉酣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是作者於香菱解裙則多方爲之印證於湘雲眠芍曾無一字犯其筆端先生一例視之得非深文周内乎余曰否湘雲果祇醉眠何必遲之又久豈必待其睡足而後可驚醒歟作者無此笨筆

其所以久而又久者。以示不僅醉眠也。且既曰醉眠。則無論何處皆可偃息。醉態欹斜。何必遠去山子後。其所以必遠去山子後者。原擇其地幽僻。不爲風涼。更非欲真眠也。芍藥草本。非比含章殿上之梅。可滿點壽陽公主之額。卽謂芍藥高栽山頂。下與石磴相臨。然簌簌飄零。東飛西墮。一席之地。能落幾何。而況是日不書大風。縱有落花。何至滿集頭面衣衿而皆是。其所以必滿集頭臉衣衿而皆是者。明其有人爲之粧點也。如王右軍之剔吐縱橫。詐爲熟眠以欺王敦錢鳳耳。卽此許多花瓣。亦宿積。非新落。卽有新瓣。亦係手摘而來。斷非隨風飄墮者。此一大罅漏。而君未之見耶。至倚枕沉酣。或倦後真眠未可知。而包花入帕之時。則固未有睡意也。不然。我醉欲眠。何暇及此。若夫蝶不妨鬧。蜂能螫人。醉態橫陳。詎不畏此。可見並無其物。實係借以喻人。至標目書醉由醉生情。不醉或不至此。下文芳官醉眠。卽爲湘雲照鏡。芳

官醉眠於寶玉之側。湘雲醉眠於石磴之上。芳官實寫。湘雲虛寫。何爲虛寫。石卽玉也。何爲是玉。青埂峯下之頑石卽玉也。芳官眠玉。湘雲亦眠玉。芳官眠玉以醉之故。湘雲眠玉亦醉之故。故曰醉後生情。醉固與情匹也。而况湘雲眠玉借醉以欺人。衆人看雲亦爲醉所掩。所謂醉者。蓋以此耳。以其著於外耳。而其實祇微醉。不甚醉。微醉蕩其心。忘其醜。不甚醉飾其態。滅其痕。故不曰情而曰醉。醉卽情也。至羣芳占花掣簽。皆切終身。獨湘雲與香菱則切本日事。湘雲若非與香菱情事相同。何以占花切本日事。亦相同乎。此其理可索而得也。不獨此也。香夢沉酣之註。是論其迹。夜深花睡之詩。乃斷其獄。夜深花睡。庸或有之。豈有明明白晝而亦睡去者乎。其爲僞睡無疑。凡此種種。不啻明白寫照。何謂無一字犯筆端耶。其所以不及香菱芳官顯而易見者。以香菱芳官皆副冊中人。湘雲究係侯門之女。閨閣千金。自應略爲隱秘。

故寶玉得意解裙。只引平兒作陪。更不提及湘雲。此皆忠厚之筆也。無如吾子目光不炯。反覆究詰。使僕言之不已。又長言之。蓋發其覆而爲不忠厚之人也。奈何。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怡紅衆丫嬛爲寶玉慶壽。襲人晴雯麝月秋紋。每人出銀五錢。芳官碧痕春燕四兒。每人三錢。碧痕猶在次等。四兒漸上高枝。蕙香蘭氣。畢竟不凡。檀雲想早出院。此人有名無事實。

寶玉說芳官四人無錢。不該叫他們出分子。晴雯道。難道我們是有錢的。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來的呢。襲人道。你這個人。一天不捱他兩句硬話。你你再過不去。晴雯何不答道。你這個人。一天不刁我幾句歪嘴。你你再過不去。

寶玉只等查上夜的過身。便好關門擺酒。偏林之孝家和幾個管事女人查過之後。又走入寶玉房中叨登良久。急煞無事忙。

林之孝家說寶玉應該早睡早起。不要像那起挑脚漢。又說嘴裏要放尊重。不要叫大姑娘們名字。惹人笑話。老氣橫秋。儼然長輩之訓子姪。亦會記打出去不准姓林不准進園否。

林之孝家又道。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便是老太太太屋裏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不得他。惟一西洋點子花哈巴兒。却夜夜傷他奈何。

襲人等都卸去殘粧。隨便挽着髻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玉只穿大紅綿紗小襖。綠綾彈墨夾袴。靠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成玉色夾紗新枕。和芳官兩個先擗起拳來。真是洞天福地。極樂世界。

玉色夾紗新枕。特與鮫帕花枕作對。使讀者知芍藥之所從來。其於芍藥之

外加以玫瑰者。不用呆筆用活筆也。

此回書特將芳官出色描寫。爲後文醉眠張本。夫人而知之矣。爲上文湘雲醉眠印證。則鮮有知者。蓋上文湘雲醉眠一回。筆墨深隱。猶恐讀者不能領悟。故特寫一芳官以襯托之。湘雲先搗拳。芳官亦先搗拳。湘雲酒醉。芳官亦酒醉。湘雲醉眠。芳官亦醉眠。湘雲眠石。芳官亦眠石。石卽玉。玉卽石。特特相犯。可知專爲襯托前文。然則此回書仍是寫湘雲。不是寫芳官。故標目略之。晴雯是黛玉小照。襲人是寶釵小照。不謂芳官又是湘雲小照。愈出愈奇。然亦每况愈下矣。

本是襲人等八人爲寶玉慶壽。因欲行占花酒令。於是請寶釵黛玉湘雲三人。又因怕遇巡夜的。並請探春李紈。又因李紈而及寶琴。因寶釵而及香菱。客來有七。遂喧賓奪主矣。

寶玉道：林妹妹怕冷。過這邊來靠板壁坐。自應與寶玉並排。豈知不怕冷之湘雲，插入其中。蓋今日之湘雲，非同往日之湘雲，不可不與寶玉並坐也。寶釵掣簽，掣着牡丹，題着豔冠羣芳四字。下面唐詩一句，任是無情也動人。蓮仙女史曰：無情有兩解。一貼寶釵說，謂人雖不情，貌頗動人。一貼寶玉說，謂寶玉雖於彼無情，觀之亦足動人。兩說皆切當之至。惟牡丹花王釵何能儼羣芳推豔，釵何敢當。未免溢分，竊爲不平。余曰：子未之思耳。周子愛蓮說：獨貶牡丹，謂爲世俗所賞。蓮乃花中君子，惟君子能愛之。芙蓉卽蓮也。爲黛玉所占，然則作者既以君子予黛玉矣，而以世俗所愛之牡丹予寶釵，亦宜至天下逐鹿，釵獨得之。雖祇一度春風，究成百年姻眷。其豔福爲衆人所不及。推爲豔冠羣芳，亦無不可。且此處豔字，亦甚平常。本回標目，卽爲註銷大半。曰死金丹獨豔理親喪。尤氏而以豔稱，孰不可以豔稱。豔亦何足異。子何

爲不平。書至此。愛妾麗娟。睨蓮仙而笑曰。子旣豔羨牡丹。胡弗易蓮仙之名。而爲牡丹。蓮仙却走曰。休休。願乞十萬金鈴。護此蓮花。不願與寶釵易牡丹也。余爲之莞爾。

寶玉拏着那簽。口內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眼看着芳官不語。蓋以寶釵之動人。尙不及芳官也。此亦暗駁豔字。

湘雲掣得海棠。恰合湘雲身分。按採蘭雜志載。昔有女子。懷人不至。淚洒地。遂生海棠。色如婦面。甚媚。故名斷腸花。又蜀檣杙載。潘炕有嬖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善爲新聲。然則海棠前身爲情女之淚。後身爲嬖妾之魂。又花譜稱海棠有色無香。宋太宗詩。妖豔誰憐向日臨。是海棠有妖冶之色。而無靜日之香。以視香芋。瞠乎後矣。作者之貶湘雲也如此。而今之愛湘雲者何多耶。

海棠簽下面云。香夢沉酣。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又註曰。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簽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家各飲一盃。上家是黛玉。下家是寶玉。可見湘雲夾在其間。而與寶玉並肩疊股也。此亦作者有心之筆。

香菱掣得並蒂花。詩曰。連理枝頭花正開。與湘雲所掣香夢沉酣。均切日間之事。兩人情事相同。故印證亦同。若使芳官掣簽。定是夜合花。切今夜事矣。黛玉掣簽。係芙蓉。題曰。風露清愁。詩曰。莫怨東風當自嗟。芙蓉。蓮花也。非木芙蓉。李白詩。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陳至芙蓉詩。自當巢翠甲。豈止戲頰鱗。王暉芙蓉詩。濯濯靈修質。盈盈神女標。楚詞。集芙蓉以爲裳。南史。蕭緬與王儉書。泛綠水。依芙蓉世說。鮑昭謂康樂詩。如初日芙蓉。皆蓮花也。芙蓉本蓮花專稱。周濂溪謂蓮爲花中君子。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其德如此。非黛玉

孰能當之。以視牡丹爲何如哉。風露清愁。謂蓮花只愁風露欺侵。指釵襲也。莫怨東風當自嗟。東風指賈母。當自嗟。非嗟薄命。謂不聽紫鵲之言。拘謹自守。失此機會。實爲自悞。當自嗟耳。一字不泛。真好手筆。

晴雯爲黛玉小照。死後爲芙蓉女兒。則黛玉爲芙蓉城主。又可知矣。

襲人掣得桃花。題曰武陵別景。詩曰。桃紅又是一年春。何等蘊藉。若俗手。必曰輕薄桃花逐水流。便非紅樓筆墨。

襲人掣簽註云。同姓者陪一盞。芳官自稱姓花。吃了一鐘。芳官妖冶狐媚。自是花姓一流人。然後來結果。則又超出花姓之上。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概。庸花小草。烏足與共華宗。應如寶玉林姓之禁。除却芳官。概不准姓花。黛玉等去後。寶玉復鼓興行令。飲至四更方罷。芳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多少丰韻。任是無情也動人。信哉。

芳官睡在襲人身上。說：「姐姐我心裏跳得狠，示人以醉也。」襲人道：「誰叫你儘力灌呢？亦誤以爲醉也。」維時四兒、春燕都已睡去。芳官若不橫陳醉態，何能獨留？故借醉以留宿，以情爲體而以醉爲用也。晴雯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借們且胡亂歇一歇。」一個硬賴，一個勾留，硬賴者以其醉，勾留者亦以其醉。且將衆人皆拉入醉中，故曰胡亂歇一歇，謂不必拘往常各睡各床之例也。而衆人亦各以其醉而聽之，豈知衆人皆醉而自以爲醉之兩人獨不醉而醒乎？此吾所謂醉卽情，情卽醉也。

寶玉說着，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就睡着了。何其快耶？蓋恐睡着稍遲，又有人來叫芳官去，故趕緊睡着。衆人便不敢驚動，而芳官可留矣。且以睡着示人，使襲人輩一覺放開心地穩，而僞醉僞睡之兩人，卽可夢魂飛入楚陽台矣。莽玉不莽而且黠。

襲人見芳官醉得狠。恐鬧他吐。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真是懂竅。畢竟華宗有關照。芳官於是臥於青埂峯下頑石側邊。謹步湘雲之後。可謂愁芳官醉眠芍藥枕矣。

芳官醉眠。純是爲湘雲寫照。明眼人自可看出。而作者猶恐文不周匝。復按寫道。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之。以喻湘雲出席。滿園蹤跡不着。天明。襲人睜眼向對面床上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坑沿上。睡猶未醒。以喻探春等人看湘雲在石磴上眠。猶未醒也。襲人忙起來叫醒寶玉。推芳官起來。以喻衆人推湘雲快醒也。芳官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聽襲人笑他不害羞。方知是與寶玉同榻。此卽湘雲慢啓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醉了。芳官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麼吃得不知道了。此卽湘雲反覺自愧之意。筆筆寫來。無一筆漏明白曉暢。無以復加。而讀者猶不知所說云何。真是做夢。凡